

全國福傳大會 2019 堂區問卷調查分析報告

壹、堂區資料的分析：

樣本概述：

- 1、發出 550 份（本堂和分堂），回收 335 份；有效的份數 326 份（59%，主要是本堂資料，分堂資料較為零散）。實際分析時，分別是 293 份（53%）、256 份（46%）。
- 2、遺失值相當普遍，因此，能夠分析的都是比較直接（不用細思）的題目所得。

堂區的活力和福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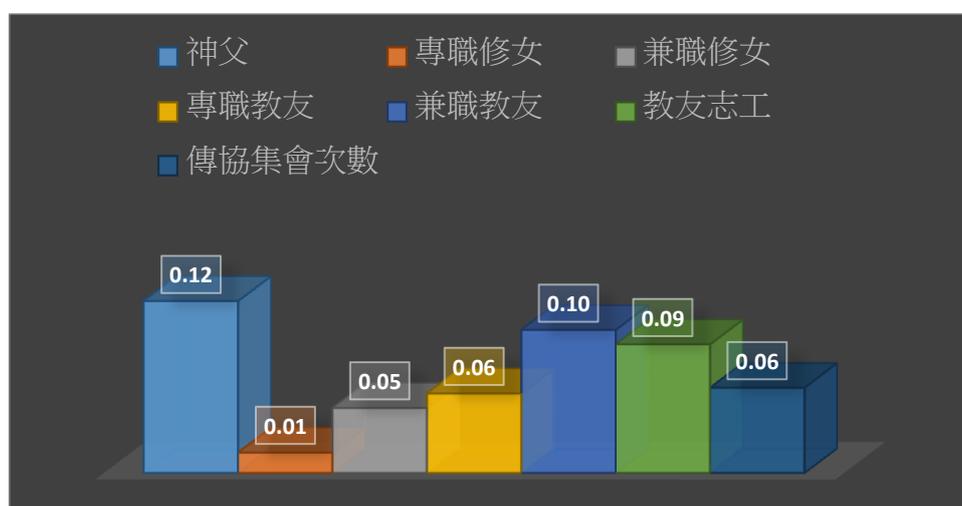
這個部分資料的分析，主要針對兩個議題：有那些因素可能影響堂區的活力和堂區福傳的成果？我們動用了問卷當中，所有可以使用的資料——最主要的考量是遺失值造成許多題目不堪分析，用以解答這兩個問題。解答的方式是設定這兩個主題為「依變項」，再以其他的資料作為「自變項」，來這些資料對這兩個主題所產生的作用。

（一）堂區的活力表現——主日彌撒教友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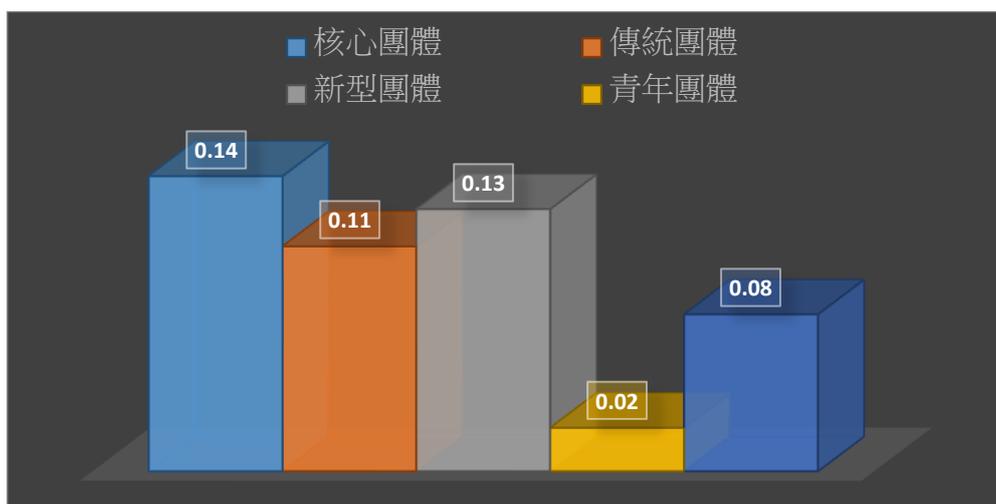
如果我們要從外向內考量，堂區的活力與兩個因素關聯最大。以主日感恩祭的教友數來作為堂區活力的指標，那麼，外在因素決定堂區活力的力量是相當龐大的。在我們的研究當中，僅以 2012 年鄉鎮區的指標，我們就可以預測主日彌撒教友數的 1/5 以上。堂區活力最好的地區，無庸置疑是都市化程度最高的地方。除此之外，當然較大的堂區會有較多的教友望彌撒，堂區教友數可以決定主日彌撒人數的 47%。這兩個數字很直接，也沒有甚麼令人驚異之處，但卻也不宜習以為常，意思是：有甚麼辦法讓堂區的活力程度不要就被這兩者「決定」了！這是一個困難但值得深思再三的議題。例如：為甚麼外在因素的堂區內部的影響那麼大？如何可以讓「外

部決定」的情況降低？

堂區有兩類因素是從「被決定」的態勢下脫然而出的。一類是人事，另一類是團體。在不考慮個別人員的個別情況下，我們發現除了有沒有本堂神父很重要之外，兼職教友、專職教友、教友志工、傳協會的集會次數對本堂的活力都有關鍵性的影響，簡言之，如果有教友的投入，從專職到志工，整個堂區就會很不一樣。某個程度，有沒有這些投入的教友，甚至超過了有沒有專、兼職修女的作用。



但比人事更重要的卻是堂區的教友團體組織，再加上這些團體間是否經常有各種各樣的交流。



具體說來，這些發現的意思是：在都市化程度相同、堂區大小相同的

情況下，只有多了教友志工，只要多了專、兼職教友，或者，只要堂區的教友團體多一些、好一些，就會造成在統計上對堂區活力具有顯著差異的正向作用。

此處，核心團體包括了：禮儀小組、進修班、主日學、讀經班、聖詠團、中學生團體；傳統團體包括了善會、年長團體；新型團體則是義務使徒班、婦女團體、慕道班；青年團體則有職青團體與大學生團體。這四類團體的劃分不是分析時主觀的分類，是根據資料透過統計的處理（所謂因素分析）之後所得。不同的團體其實是讓不同類的教友，或者具有不同旨趣的教友集合一處，而形成「同質性」較高的教友聚集一處，共同發展信仰並一起對堂區作出貢獻的方法。這是成己成人的方法。

協助堂區完善教友團體組織，值得教會，從上到下，貫注心血。如果10年之內，大多數的堂區在這方面有所提昇，整體台灣教會就會有真正的提昇。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還發現：堂區的敬禮活動（公唸玫瑰經、守聖時……）、堂區的其他活動（避靜、講習……）、堂區的其他作為（社會服務、拜訪教友……）都沒有顯著地提升堂區的活力——以主日彌撒教友數作為測量，但也沒有產生負向的結果。這種情況的意義是對比較多的堂區來說，這些活動可能是很有力量的，但是對另一些卻可能具有負向的作用，整體看來，不產生一個統計上達到顯著水準的狀態。也就是，這些活動的作用比較個別，而無法成為一個整體樣本的特性。就整體而言，我們大概可以詮解為，在現階段的堂區中，這些作為多為堂區活力的「表現」，而不是堂區活力的「原因」。堂區的人事和堂區的教友團體才是真正的原因。

因此，如果試圖以堂區活動、舉辦敬禮……來「提昇」堂區的活力，從資料來看，這很可能是倒果為因的。也許各個堂區會有一些經驗：如堂區有特殊的敬禮之後、特定的活動之後，主日彌撒的人是多了？還是少了？

任何堂區的作為都是有「成本」的，是會「消耗」堂區能量的，但有成本，也會有所得，有消耗也會有增益，這兩者之間必須要有恰當的考量。運作不當對堂區可能是負面的，而不是正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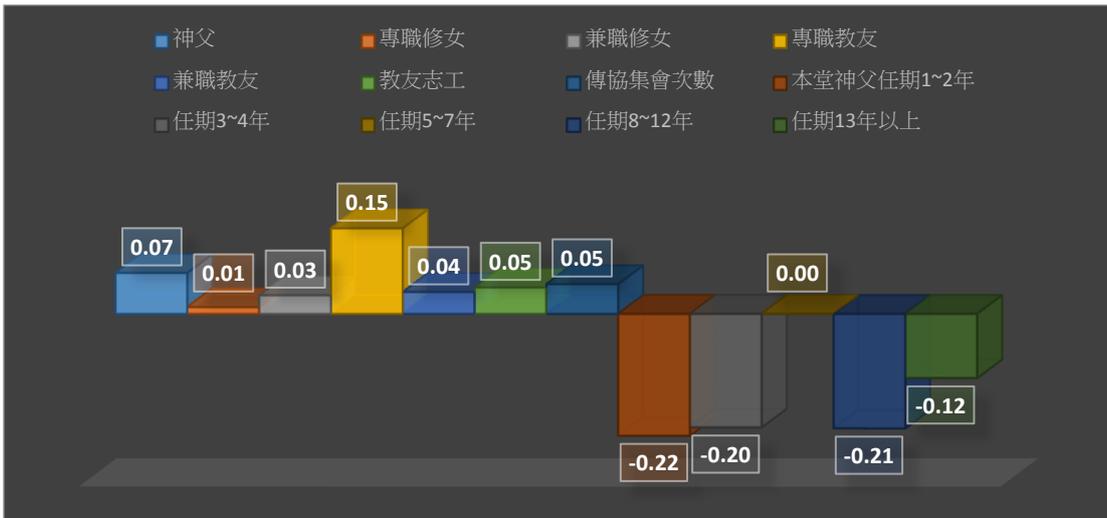
堂區過度的動員會造成教友，特別是真正承擔的教友心力交瘁之感，而不一定是神恩滿渥的經驗。我自己的孩子在為大專同學會的團體「孤軍苦鬥」了兩年、卸了社長職之後，拒絕再跟天主教發生任何關係——包括拒絕參與主日彌撒和拒絕參加世青。我和他深談之後，得到一個核心的概念：他覺得被 overused 了：輔導人很好，但除了好言好語之外，剩下的都是我的。

（一）堂區的福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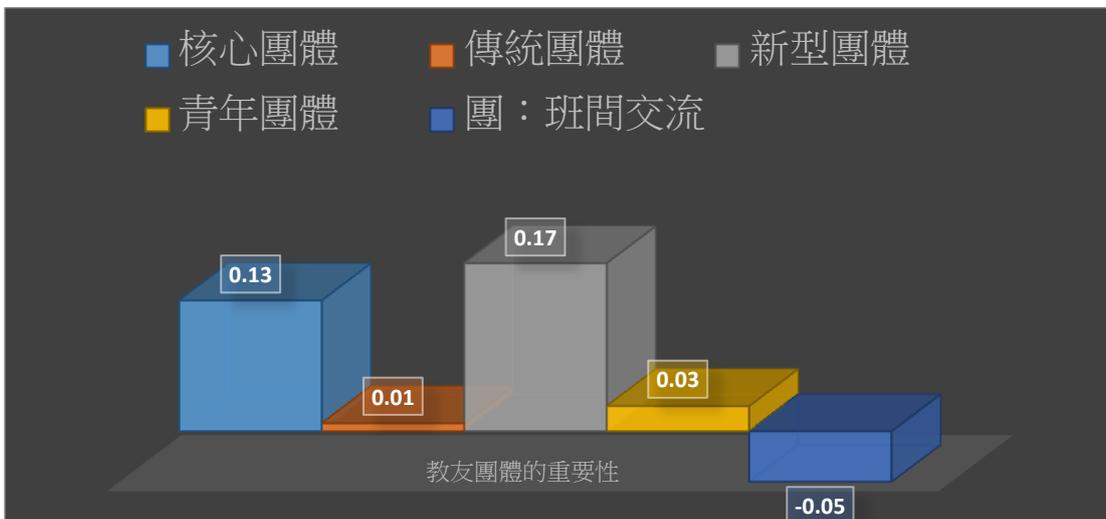
至於堂區的福傳，根據我們的分析，相較於堂區的活力，堂區的福傳受到都市化地帶的特性，甚至於堂區大小的作用都要來小得多。換句話說，這可能與堂區是否把福傳當作是一件重要的目標有關。這意味著堂區福傳的可能性在許多地區當中都是存在的，「要不要」以此為目標是關鍵！

但是，堂區的福傳不只是一個簡單地「要不要」的問題，如同上文所言，它與堂區的資源有關。因此，它不只是「要不要」的問題，也可能是「能不能」以此為目標的問題。

影響堂區福傳的因素就人事方面來看，只有兩個因素是重要的。其一、如果有專職教友的話，會有正面的效果；此外，如果神父任期是在 5~7 年的話，成效最佳。少於或者多於 5~7 年，對堂區的福傳效果都「遠」不如神父任期是 5~7 年；根據我們的分析，人事上的作用就只有這兩點值得注意。



但另外一方面，教友團體的作用又顯得相當突出，特別為福傳而設的團體當然是最重要的，除此之外，堂區如果有健全的「核心」團體，則對堂區福傳的助益也相當顯著。但是，在這裡我們也看到，堂區的福傳工作與團體間的來往有「負」向的關係，雖然這個負向關係沒有很清楚，但也值得注意。



這裡有兩個背後可能的因素：團間的來往有可能使堂區內聚力更高，而致忽略了堂區向外的福傳；或者，團間的交流成為比較是「耗能」的事，而不是凝聚而產生更多能量的事。內聚力與向外福傳兩者之間不必然衝突，但是如果沒有清楚地意識到向外福傳一把堂區的資源擺上來一則是有害於向外福傳的；此外，堂區的凝聚力是好的，向外福傳也是好的。但是，如

果團體間的交往，比方說：堂區一起來討論福傳大計，如果對成員來說，能量消耗的經驗高於一切，那就是糟糕的；相反的，如果團體間的交往更讓參與者感受到「賦權（empowerment）」的話，那當然是可以期待的。所謂「由下而上」，千萬不可把它「浪漫化」，而必須事先要精細規劃、仔細鑽研，否則會淪於讓參與者人仰馬翻的「心靈創傷」經驗，那是「耗費能量」的方法，「耗費」教友對教會的信任心的方法，而不是提升教會的方式。幾次主教團中的會，我感受到參與者的遲疑，我以為背後最主要的是這種基於過去某些負面的經驗所產生的問號。

在其後的分析當中，我們發現有兩種活動特別有益於福傳：堂區的傳統敬禮和講習會。前者維繫的是一個堂區日常的信仰表達，後者則可能是特別針對福傳所設計出來的活動。在堂區活力（主日彌撒教友數）的分析中我們看到，這兩者並不「加強」堂區活力，而只是「表達」，因此也沒有「負向」的作用。不過，在此我們發現，它們具有加強福傳能量的作用；但同時，有許多活動與福傳的關係是「負向的」。比較明顯是堂區聚餐、旅遊、社會慈善、促進弱勢所加總的「向外活動」指標。

但這並不是說，這些對福傳有負向作用的都是不該有的活動。統計上的發現只是表現：對目前許多堂區來說，結果會是負面的，這種研究結果適合許多堂區，但也一定不適合於某些堂區。也因此，如果福傳大會要討論：教會應不應該，或者要不要……這樣的議題，從這裡的分析來看，不宜是「整個教會」要不要，或者應不應該，而該是「我們的堂區」要不要？或應不應該？

總而言之，堂區的人員當中，教友：或是專職、或是兼職、或是志工，都是一股隱然的力量。其實，堂區的工作也可能成為教友生活（命）的意義的來源；另外一個發現是：如果堂區要更有活力、福傳更積極，其他的問題可以先不談——談許多問題是耗費資源而使重點失焦的表現——使堂區的團體：信仰的、禮儀的、分享的、敬禮的……更為堅實，是「真正」

重要的。

上節是針對堂區資料所作的分析。以下，我們使用個人的資料嘗試去問一個問題：既然堂區團體是重要的，那麼，甚麼因素促使教友參與團體？甚麼因素使教友離開團體？或者不加入團體？

貳、個人問卷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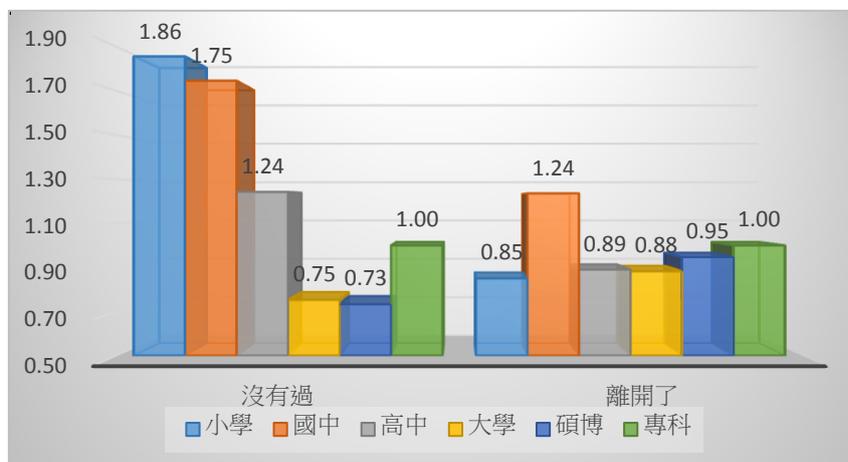
一、樣本概述及資料說明：

	教會角色			受訪者分類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望教友	107	1.7	幹部	3071	49.5
一般教友	5755	92.8	進堂	2439	39.3
獻身教友	339	5.5	不進堂	690	11.1
總和	6201	100	總和	6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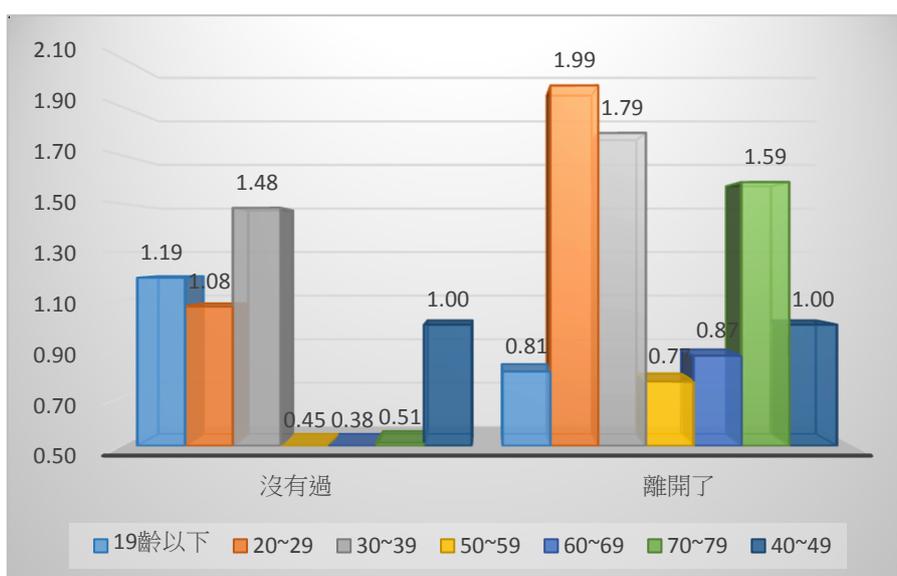
- 1、扣除聖職與神職，樣本數為 6201；按照我們的規劃，2439 是抽樣所得。
- 2、就我們在發放問卷過程中從旁了解，以及整理問卷時的經驗來說，這 2439 位並不都是真正「抽樣」所得。許多是「方便」樣本。因此，我們的資料並不真正代表問卷填寫時參與主日彌撒的教友，除了將近 200 位堂區特別去訪問的冷淡教友而外，整體看來更像是「好教友」的樣本。「好」教友的樣本的問題是，樣本的同質性會遠本實際情況要來得更為「同質」，統計的核心目的在於找出「造成異質性」的原因為何？因此，以下所發現的許多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在現實的狀況的「差異」應該是更為明顯的。
- 3、另外，遺失值相當嚴重；如這 6201 位中，就有 84 位沒有填性別。在分析過程中使用的題目中，完整回答的教友只有 1304 位，或者 21%。

教友們為何參加團體？離開團體？不加入團體？

1、教育程度與年齡分佈為甚麼會造成這麼大的差別？



以最後一欄為準，顯示出來的不同教育程度的人，沒有參加過的，和離開的教友的教育程度。明顯的差別是教育程度低的人不參加團體的很多；國中畢業程度的離開的也特別多。我們的堂區團體到底有甚麼特質，「自動地」作了這樣的篩選？甚麼因素使得教育程度較低的教友，比較「不」參加團體？有沒有可能發展出一些機制，也可以讓教育程度低的教友可以欣然前往？年齡的分佈也是一樣。



年輕的人（39歲以下）相較較不參加，而且容易離開團體，這是個相當嚴重的問題。如前所述，團體對堂區既然有重要的影響，那麼由偏向年紀大的教友團體所作出來對堂區方方面面的影響，會不會也偏向不那麼與年輕人「合拍」的方向發展？長此以往，整體的教會將會愈來愈偏向適合年長者的特色而愈不適合年輕人！

也許可以簡要地說：教友團體對年紀相對輕的人（39歲以下）來說，付出大過收穫；或者，對他們來說，我們團體的吸引力不及教會外的吸引力。堂區、教友團體要怎麼樣作，才能夠讓年紀輕的教友感受到？許多基督教是辦到的。

2、社會世界的影響

下圖以1為基準，大於1表示該項的作用更強，小於1表示更弱。三種社會關係並陳的對比顯示出：家庭成員的信仰情況有些影響，但其作用要比教友本身的社會交往圈、堂區領袖的影響要小很多。沒有參加團體的教友其社會交往中，教友多寡的程度只有在團體者的56%，熟悉堂區領導的情況則只有36%。影響最大的是教友與堂區人事的關係。堂區中的關係測量的是與神父、與傳協主席、與堂區幹部的關係。堂區中這三類人不一定都有，也因此教友與堂區人員的關係之強弱也為被這種狀況決定：例如，教友只有和神父熟悉，那麼這種關係必然比不上教友除了神父之外，也和堂區的幹部熟悉。後者，堂區的「拉力」多半要比前者更強，而產生的結果差異是非常明顯的。



教友外於家庭的社會世界究竟有多少教會信仰的因子明顯的重要性，正是堂區更以發揮影響力的表現。

3、教友的教會—社會文化認同

教會，相對於其他信仰基督的教會，對教會—社會文化關係有更宏大而寬容的看法。我們從不同的角度去探測這些看法對教友參與團體的情況產生了甚麼作用？

- a. 教友希望教會的面貌：「西式」所得到的百分比最高，三分之一強的教友選擇這一項；其次是「現代」，有三分之一弱的教友選擇這一項。這兩項加總是 71%。但是甚麼是「現代」？簡要地說，應可以解為以西方為主體而融入一些本地傳統成分的形式。但究竟說來，還是以西式為主體的。可以說，教友絕大多數希望教會表現的是「現代」再加上一些本地元素；這兩者之外，是原住民風格的形式，有 16%。不過，這 16% 中絕大多數（924 位中的 822 位）是原住民的教友。原住民教友中，有六成選的是這一項，絕大多數的原住民希望的是這一項，在原住民地帶的堂區，這應該是主流。最後是「中式」，人數最少，只有 14%（參看下表）。
- b. 本地傳統接受度，以教會禮儀（婚禮、葬禮和傳統節日慶典）結合本地風

格代表。整體看來，教友們對這個主題的水準大抵是數值 3「無所謂」的態度，葬禮的安排甚至要低於「無所謂」的水準。但原住民的教友對這兩種禮儀的接受度則相對高。總的看來，在堂區中前兩種禮儀的安排要考慮到這個調查所顯示的總體情況。禮儀之前與當事人適度的溝通有其必要，可以加入一些本地化的元素，但不必一定非按照本土化的「全盤」作法去實施不可，教友其實並沒有那麼喜歡。三種禮儀的偏好合成本地傳統的接受度（下圖）。

	新聖堂形式的偏好				總和
	西式	中式	原住民族風格	現代	
原住民	266 19%	91 6%	822 58%	251 18%	1430 100%
大陸	758 44%	290 17%	36 2%	660 38%	1744 100%
台灣客家人	174 42%	75 18%	11 3%	159 38%	419 100%
台灣閩南人	1006 45%	330 15%	55 2%	856 38%	2247 100%
總和	2204 38%	786 14%	924 16%	1926 33%	5840 100%



	個數	敘述統計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立場：適應	5869	1	4	3.06	0.54
立場：堅持、提升	5905	1	4	3.28	0.59
民俗：神祕力量	5540	1	4	2.07	0.59
民俗：影響後代	5634	1	4	2.53	0.60

與之相關的是，教友們對教會的立場期望是甚麼？題目大致如下：1. 所有正派的宗教都有道理；2. 教會信仰和我們傳統文化目標完全一致；4. 教會應該要儘量適應當地的民俗風情；4. 現代文化四題平均值為「適應」的立場；另外三題：1. 即使與傳統文化／2. 現代文化衝突，教會仍應該堅持立場兩題，加上 3. 教會的使命是提升當地的文化等三題的平均值為「堅持立場／提升當地文化」。整體的教友的平均值，後者更高，前者只略高於 3「有些同意」。

這裡清楚地表現出教友們對教會的期待：教會對大社會中的文化不只是適應，還應該是提升。

此外，到底傳統的信仰文化對教友的影響是甚麼？五個題目：1. 巫師解決疑難、2. 有因果輪迴、3. 陰陽失調人會出事等的平均值為「相信民俗的神祕力量」；另外四題：1. 為善為惡影響後代，2. 自己的功德可以為子孫的福氣，3. 為善為惡會影響下輩子、4. 死後有子孫祭拜才好四題的平均值為相信「相信民俗會影響後代」。這兩個主題的平均水準都大於 2(不相信)，而小於 3(有些相信)，對「神祕力量」比較是不相信的，但是「影響後代子孫」則已經是「半信半疑」了。不過，在教會中填寫這些題目，教友們是有可能「以多報少」的。但即便如此，我們仍然可以發現這些因素對教友參加團體的作用。

與在團體比較		顯著性	Exp(B)
沒有過	本地傳統接受度	0.05	0.92
	立場：適應	0.00	1.32
	立場：堅持、提升	0.00	0.78
	民俗：神祕力量	0.00	1.59
	民俗：影響後代	0.50	1.06
離開了	本地傳統接受度	0.70	1.02
	立場：適應	0.73	1.03
	立場：堅持、提升	0.13	0.88

民俗：神祕力量	0.01	1.31
民俗：影響後代	0.61	0.95

表中紅色部分即所謂統計上的顯著差異，也是最值得注意的部分。上表顯示：較相信民俗信仰的神祕力量（因果關係、巫師…）是教友不參加團體以及離開團體的重要因素。有位原住民神父在問卷最末表達了這個擔憂（年青人心向傳統文化而疏離教會，甚至質疑教會）；還有，愈強調教會應「適應」而較不重視提升當地社會文化的教友愈不加入團體；愈不喜歡教會禮儀中加入本土傳統成分的愈不加入教會團體。

這一部分的發現，一方面可以給予堂區的講道和實踐提供一些關乎牧靈的資訊；另一方面，教會本土化和宗教交談牽涉到「普世性」／「特殊性」間的糾葛，與學界中廣泛討論的「認同政治」議題有直接的關聯。這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大公教會不可能不接納文化中的善，但在堅持教會認同與接受普世價值之間是有些內在衝突的，「純樸如鴿」中也得「機警如蛇」。

4、個人信仰的基本態度和品德的取向

	個數	敘述統計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教會訓導權威	6042	1	5	3.85	0.74
積德與基督	5802	1	2	1.65	0.48
品德：靈修-勞動	6009	1	2	1.30	0.46
品德：和諧-正義	6000	1	2	1.17	0.38
品德：適應-改善	5955	1	2	1.63	0.48
品德：向上-忠職	5955	1	2	1.47	0.50

整體教友對教會訓導權威的接受度（主日彌撒中介紹主教／主教團／教宗牧函的必要）不低，但也沒有很高（最高是5）；若要在「積德行善」與「基督教贖」孰重中作選擇，更傾向「基督救贖」（65%）；對個人品德的期許，教友更多傾向祈禱靈修（68%）而不是辛勤勞動，非常多傾向和諧相處（80%）而不是伸張正義。在團體的教友這二者的傾向更強；但另外一方面，教友更

多希望改善社會（60%）而不是適應社會；稍多努力向上（53%），而不是忠於職守，最後這一題整體的教友並未如上述的有較清楚的偏好。總體看來，和諧的價值顯然是主調，加上信仰基督救贖，實踐上更重祈禱靈修，並接受教會訓導，大約是信友主流的圖像。這一個圖像，很接近我們對新教福音派的理解。

對照在團體		顯著性	Exp(B)
沒有過	教會訓導權威	0.00	0.67
	積德與基督	0.00	0.59
	品德：靈修-勞動	0.00	1.89
	品德：和諧-正義	0.09	1.20
	品德：適應-改善	0.00	0.74
	品德：向上-忠職	0.30	0.92
離開了	教會訓導權威	0.02	0.87
	積德與基督	0.01	0.79
	品德：靈修-勞動	0.00	1.37
	品德：和諧-正義	0.07	1.23
	品德：適應-改善	0.02	0.81
	品德：向上-忠職	0.91	1.01

三類教友的產生與這個主調有很強的關聯，但這不表示沒有參加過團體或離開團體的教友偏離這個傾向，更精確的說法是：他們的基本態度仍然在這個主流之上，只是「沒有那麼」強的態度而已。

5、彌撒經驗

這一組題目在教友的回答當中，普遍來看，是相當正面的。1-4的分數中，這一組分數的平均值都超過了3，這和其他組題，教友的回答模式很不一樣。比較常見的是有些保留的中間偏正向或中間偏負向。教友們從彌撒中所感受的，可能出乎許多人的意料之外，是非常強勁的。這是一個相當正面的發現。

	個數	彌撒經驗敘述統計		平均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增力	6032	1	4	3.45
深刻祈禱	6032	1	4	3.34
更平安	6058	1	4	3.65
屬於家庭	6018	1	4	3.56
信仰更堅強	6035	1	4	3.57
更了解生活	6012	1	4	3.43
生命得到更新	6016	1	4	3.40
信友相互支持	6051	1	4	3.35

對照這三個組的情形則發現，在參與團體組的彌撒經驗，在許多題項上，與沒有參加過教友團的差別是很明顯的。除了「生命得到更新」一下外，其他幅度上沒有參加過團體的教友都是比較弱的；但是，與離開團體的教友相較，則只有兩題是有差別的，而且是都是具有社會幅度的兩題：家的感覺和信友相互的扶持。直接的解釋就會是：彌撒經驗強的教友更會加入團體；但如果團體成員在家的感覺上相對弱，則離開團體的可能性大增。

		顯著性	Exp(B)	
沒有過	彌撒 增力	0.00	0.80	
	彌撒 深刻祈禱	0.04	0.87	
	彌撒 更平安	0.59	0.95	
	彌撒 屬於家庭	0.00	0.76	
	彌撒 信仰更堅強	0.55	0.94	
	彌撒 更了解生活	0.35	0.92	
	彌撒 生命得到更新	0.00	1.36	
	彌撒 信友相互支持	0.00	0.66	
	離開了	彌撒 增力	0.97	1.00
		彌撒 深刻祈禱	0.38	1.07
彌撒 更平安		0.23	0.88	
彌撒 屬於家庭		0.04	0.83	
彌撒 信仰更堅強		0.41	0.92	
彌撒 更了解生活		0.44	1.08	
彌撒 生命得到更新		0.79	1.03	
彌撒 信友相互支持		0.00	0.74	

6、「吸引」教友的堂區成份

	敘述統計				
	個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神聖氛圍	5574	1	4	3.11	0.55
堂區活動	5531	1	4	2.59	0.67
社會文化關連	4803	1	4	2.75	0.64

這三者的測量分別包含了神聖氛圍（禮儀很好、聖歌很好、聖堂很美、開放氣氛、講道內容、有家的感覺）；堂區活動（兒童/青年信仰陪育、青少年活動、成人信仰進修、靈修成長的機會、活動和團體）；社會文化關連（尊重文化傳統、具有多元文化、重視社會正義、使用的語言），數值的意義則是1、沒有，2、不強，3、還算強，4、很強。三個平均數其實都不高，除了神聖氛圍外，都比還算強要弱。

	沒有參加過	離開團體了
神聖氛圍	0.78	0.77
堂區活動	0.97	1.01
社會文化關連	1.34	1.06

三類教友的差別很清楚。「在團體」的受到堂區神聖氛圍的影響顯著的多，但是他們和「沒有參加過團體」的人相比的話，堂區的社會文化氣息對他們的吸引力要小，這一點似可解為「在團體的」對堂區這個方面其實沒有那麼肯定。

與此類似的是另外一組題目：教友表達他們對堂區方方面面的「滿意度」。將一組題目根據統計分析的結果合成兩類，一組是對堂區聖禮氛圍（行聖事、講道、彌撒、教友參與聖歌、聖詠團幫助教友參與、家的感覺）的滿意度，另一類則是對堂區作為（培育教友信仰、傳揚福音、鼓勵投入、靈修情況、規劃、推廣教會訓導、接納陌生）的滿意度。選項包括：1、必須加強，2、應該進步，3、可以更好，4、非常理想。所有教友滿意程度如下：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滿意：聖禮氛圍	1	4	2.97
滿意：教會作為	1	4	2.52

	沒有參加過	離開團體了
滿意：聖禮氛圍	0.79	0.72
滿意：教會作為	1.68	1.43

這兩個數字都比「應該進步」高，但低於「可以更好」。和堂區吸引力一樣，這組滿意度的題目也可以看出教友的評斷是留有餘地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仍然看到三類教友的差別：不在團體的兩類教友對聖禮氛圍的滿意度是低於在團體的，但在團體的教友對堂區的作為的滿意度卻又低於不在團體的兩類教友。

7、堂區的工作參與

我們把教堂的工作分成四類：庶務（整理教堂、庶務工作）；禮儀（整理彌撒用具、準備禮儀、幫忙 彌撒禮儀）；經理（籌措經費、參與成立組織、教堂出版事物、幫忙 籌備特別活動、行政工作）；牧靈（拜訪教友、社會服務工作），並探討這些工作對教友的影響。

比較有趣的是，參與越多堂區工作的人，不拘類型都會與教友的彌撒經驗有正面的相關。堂區工作是教友深入信仰的管道之一。

	沒有過	離開了		彌撒經驗
庶務	0.42	0.48		0.13
禮儀	0.28	0.38		0.17
經理	0.01	0.07		0.16
牧靈	0.29	0.43		0.19

此外，參與愈多工作的人，可能也更會參與團體。不拘任何一項，都會有這種作用。最大的差別則在於堂區的經理相關工作。這是造成在團體的教友與其他兩類教友最大的差別。教友在大社會的生活經驗如果能夠恰當地引入為堂區服務，堂區與教友個人都可能是相當正面的效果。

8、在堂區服務最困難的是甚麼？

最後，我們從負面的角度探討這三類教友的區別：在堂區服務最困難的是甚麼？前三個題目得到的百分比並「不高」，只有不到 20%；但是這些相對負面的題目「竟然」有 20%，其實也相當值得重視。

	敘述統計	
	個數	百分比
神父與教友的溝通	4701	17%
教友的分裂	4701	17%
沒有清楚教區牧靈方針	4701	18%
沒有福傳計畫	4701	21%
家長對信仰傳承冷淡	4700	43%
學生以課業為由不參與彌撒	4701	48%
教友參與度不高	4701	61%

三組教友的比較也顯示出相當大的差別。所有達到統計顯著性的題目全部是在團體的感覺比較強，離開團體的、沒參加的都沒有那麼強。這一組題目比較是「圈內」的經驗。但並不是說，圈內感覺就不重要，而是說，在團體的經驗就是比較獨特，而不一定是其他兩類教友的關心。堂區的議題經常會是如此。我們也可以設想，如果堂區內的討論經常只及於「圈內」人的意見，自然也就會形成與不是圈內人之間的隔閡，如此，覺得「又不上話」的教友選擇離開或是不加入「圈」也是可以理解的。堂區內的對話儘量要避免圈內人的自說自話。

	顯著性	Exp(B)
沒有過	最難 教友參與度不高	0.17 0.86
	最難 家長對信仰傳承冷淡	0.00 0.60
	最難 學生以課業為由不參與彌撒	0.00 0.72
	最難 沒有清楚教區牧靈方針	0.23 0.84
	最難 沒有福傳計畫	0.00 0.56
	最難 神父與教友的溝通	0.68 1.06
	最難 教友的分裂	0.05 0.76
離開了	最難 教友參與度不高	0.06 0.82
	最難 家長對信仰傳承冷淡	0.91 0.99
	最難 學生以課業為由不參與彌撒	0.31 0.90
	最難 沒有清楚教區牧靈方針	0.26 0.85
	最難 沒有福傳計畫	0.01 0.70
	最難 神父與教友的溝通	0.65 1.06
	最難 教友的分裂	0.83 1.03

9、社會議題

三個社會議題似乎顯示出教友與大社會間的差異：同性結婚、設置賭場的贊成比例，教友似乎是相對少的。這兩題顯示出來沒有參加過團體的教友，可能在態度上更接近大社會的態度，他們的贊成比例要比在團體者顯著的高。但是，廢除死刑則不然。教友們主張廢死的，可能比大社會要多很多，離開的教友卻比在團體的教友要顯著的少。

	個數	贊成的百分比
同性結婚	5859	21%
設置賭場	5943	40%
廢除死刑	5829	42%

對照「在團體」	沒有過顯著性	Exp(B)	離開了顯著性	Exp(B)
設置賭場	0.00	1.68	0.26	1.10
同性結婚	0.05	1.26	0.00	1.70
廢除死刑	0.74	1.03	0.04	0.84

叁、總結

一、完成一套問卷資料庫

本研究的問卷資料蒐集定位在「基本調查」，問卷所得資料涵蓋教會人員（教友、會士、外籍移工）在諸多方面上的情況和態度，而成為日後學者（各類研究人員，包括研究員及碩士生、博士生）分析與研究之「資料庫」（參閱「中研院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網址 <https://www2.ios.sinica.edu.tw/sc/cht/home.php>）。

二、為因應福傳大會之需，本研究就堂區情況的分析有如下重要發現：

1、堂區的表現，普遍受堂區所在都市化程度以及堂區大小的影響甚鉅。前者屬於區位限制，是教會外因素，有待教會相關權責機構研擬相關策略以資因應；

後者，則主要受教會在臺灣發展過程的影響——主要是規模過小的堂區太多，形成教會龐大的負荷，而至難以脫困，以至整體教會發展頗受牽制。

- 2、堂區教友普遍年紀偏高，年輕的教友過少，這是教會長期以來的問題，但教會似已習以為常，反應乏力。
- 3、堂區若能更多引入教友——受薪或志工——投入堂區工作，對堂區的發展會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 4、堂區的教友團體是堂區厚植能量最主要的社會機制，發展堂區團體是堂區發展的不二法門。
- 5、目前堂區最主要的問題似乎不在於堂區沒有作為，而是堂區諸項工作之間有相互衝突的情況：有些堂區工作有助於堂區發展，但另有些工作對堂區不僅沒有正向作用，反而有負面作用。這是整體教會最深的警訊。這一點，可能與上述 1、有關。
- 6、原住民對於教會在地化有最深的要求；除此之外，其他教友則更偏向希望教會展現「全球化」的面貌，而不是本地化。
- 7、教友的整體面貌有「福音派」的傾向——和諧的價值顯然是主調，加上信仰基督救贖，實踐上更重祈禱靈修並接受教會訓導。
- 8、參與團體的教友與未參與團體的教友在許多方面的經驗和看法相當不同。各堂區的作為如果太過偏向「熱心教友」的看法，有可能加深這兩類教友的差異。